



一個圖書館的重度使用者

# 探索顏擇雅的 閱讀世界

文 | 朱淑玲 圖 | 柏亨

無論是出版、寫作或者電臺的節目，顏擇雅觀點的背後總有深厚扎實的知識基礎，外界好奇她的知識養成過程。其實除了大量的讀之外，高度使用圖書館資源，也是重要因素之一。

她是出版家，以一人出版社之姿在全國 5,000 家出版社突圍，她出版的書籍屢屢引爆話題，更是暢銷書排行榜的常客。

她也是專欄作家，從大歷史談到小確幸，從全球化寫到教養觀，她的論述令人折服，犀利獨到的觀點，更引起一般大眾的共鳴。

她就是被媒體封為「出版界奇女子」的顏擇雅。

其實，「作家」這個身分，可以追溯到那一段圖書館奇緣。

## 話說那段圖書館奇緣

自喻為圖書館重度使用者的顏擇雅，有個週末到圖書館去，悠悠哉翻看架上的詩集，翻到一本爾雅版《78 年詩選》，赫然在目錄看到自己的名字。她以為是同名同姓，帶著幾分好奇翻到那頁，卻一眼就心臟跳到喉嚨。「天哪！是我寫的，沒錯就是我！」。

換算一下，被選錄在年度詩選當年，顏擇雅不過 20 歲初頭。但事實上，在國中時期，當同學還在看少女漫畫，他收藏的詩集「就已經比圖書館還豐富。」可



## 1 | 2

- 1 熱愛閱讀的顏擇雅，自喻為圖書館重度使用者。
- 2 顏擇雅將自己為《親子天下》寫的專欄結集出版成《愛還是錯愛》一書。

見其在年少時期即已累積大量閱讀的經驗。

不過，後來的顏擇雅並沒有追求詩人夢，她在〈好險，我不是詩人〉文中提到，「不再寫詩的我並沒閒著，陸續又投入好多其他興趣。我曾立志做導演，每天睡前看一部電影，還把《遊戲規則》、《大國民》等經典看不下十遍。我也迷過人類學，夢想自己將來會到某小島去做文化語言的觀察紀錄。我還養成閱讀大量報章雜誌的習慣。我一邊在學校學拉丁文、法文，一邊在家自修文言文。」

## 出版《愛還是錯愛》新書

現在的顏擇雅當然是名副其實的專欄作家了，5年前，她開始為《親子天下》寫專欄，第一年就入圍金鼎獎最佳專欄，她從演化心理學、大腦科學、人類學到教育政策，破解許多關於教育、教養、學習的迷思，最近更結集出版《愛還是錯愛》一書。

這本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思辨，是顏擇雅閱讀大量國外關於教育教養的最新論辯，翻開《愛還

是錯愛》，你會被一篇篇跳脫框架的文章所吸引，咦～怎麼之前都沒這樣想過，看到「快樂：孔子最重視的一堂課」，想不到孔子對於學習與快樂間的真諦是如此解釋，也驚嘆顏擇雅對於古文的造詣是如此之高，不是只有背誦，而是去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，例如「韓愈〈師說〉的語病」中，點出韓愈所面對的對象並非尋常百姓。

雖然顏擇雅謙虛的表示，孔子講的，思考與學習是相輔相成的，所以在每一次提出一個想法時，都是從觀察開始，而那個觀察並不是我特有的觀察，而是大家都有看到，她只是收集資料，並從這個大家都有的觀察來進行思考。

除了古書，對於西方教育的論述，顏擇雅也是看得透徹，就如「和桑德爾學習親子對話」、「誰需要一萬個鐘頭」等，顏擇雅決不會人云亦云的盲目認同；對於社會現象，更是一針見血的點出問題點。

## 藏書豐富的成長環境

原來顏擇雅成長於一個藏書豐富的家庭，外祖父是中央書局的股東，她從小就有源源不絕的書可以看，加上外祖父家原就是重視漢學教育，在日治之前就是會參加科舉考試的家庭，所以在

高中出國念書前，顏擇雅就已有扎實的中文底子。

顏擇雅提到她的父親也是個藏書家，從小家中就有整套的《世界博物館全集》、英文的《百科全書》等書，從小看熟世界博物館全集的顏擇雅，長大後去這些大博物館，如羅浮宮、華府的國家藝廊等，對裡面的展示品都已非常熟悉，因為這些都是小時候在《世界博物館全集》就已看到爛熟的。

除了家中有不少藏書，顏擇雅在高中及大學時，更頻繁出入圖書館。她表示，去美國時因是高中生，要補充美國小孩知道，而自己不知道的事，所以就利用公立圖書館借閱大量的童書，也因當時很多中國大陸的書是在臺灣看不到的，所以也利用美國圖書館看了大量的簡體字的書，例如魯迅或沈從文等作家的書。

而在柏克萊大學讀書期間，顏擇雅更是利用柏克萊圖書館看了大量的電影、聽了許多音樂，包括莎士比亞全集的錄音、英國知名演員的錄音、非常有名的英美詩人朗誦的錄音作品等。顏擇雅回憶，其中有一年幾乎每天都到柏克萊聽古典樂的黑膠唱片，因為是音樂圖書館，最棒的一點是各種樂譜都有，當時都是一邊看樂譜、一邊聽音樂。



除此之外，顏擇雅更充分的利用柏克萊大學裡，學習各國語文的語言學習錄音帶，將法文、拉丁文學好，非常充分的利用學校的圖書館資源。

## 國內圖書館諮詢服務不足

現在也經常去大學圖書館的顏擇雅，並不覺得臺灣的圖書館功能不好，而是學生使用的廣度與深度不夠；顏擇雅相信大學裡語言學習的資源一定超多的，但會善加使用的學生可能沒那麼多，或許是學生沒有意識到出社會後，要取得這些資源是很昂貴的。她建議，大學生應好好利用大學圖書館這座寶山。

顏擇雅比較美國的圖書館與臺灣圖書館最大的差別，在於諮詢服務。在出國前，顏擇雅對臺灣圖書館的記憶，多是上架、下架、供民眾借書的功能，而在美國讀高中時，因常要做專題研究，圖書館員是會主動幫忙找資料，會建議可用哪些書、參考哪些文章等；然而臺灣的學校教育比較少給專題性的作

業，另一方面，圖書館員也不太會提供需做專題作業的學生們，一個可以借閱哪些書籍的方向。

顏擇雅進一步表示，圖書館的軟體跟硬體是一樣的重要。現在國內、外的圖書館為了提升服務功能，會增廣收藏，例如各式各樣的多媒體、影音、電影產品等，有些國家的圖書館連益智遊戲都收藏。

## 推廣閱讀應有更積極作為

圖書館在推廣閱讀方面還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，顏擇雅認為，如果圖書館人員能與到訪的民眾多聊幾句，並提供一些建議借閱的書籍；或是除了提供說故事給孩子聽的服務外，也能教導父母如何念故事書給孩子聽；或在提供電玩或影音產品給小孩借閱的同時，也教導父母如何選擇對小孩智力發展有益的典藏，將會對孩子更有助益。

為了讓自己更有效率的閱讀，有時顏擇雅會故意去圖書館借書，逼自己將一本書很快的看完，所以她認為到圖書館借書是一個提高自

己閱讀效率的方式。

關注兒童教育的顏擇雅，觀察到臺北市立圖書館借書很方便，很多家庭都有辦家庭圖書證，許多家長會習慣帶小孩去圖書館借書，但顏擇雅認為借書跟買書還是要相輔相成、同時並進。

也許父母會認為小孩的書去圖書館借就好了，小孩子的童書看一、二年就夠了，如果用買的不就很浪費嗎？為什麼不去圖書館借就好？

然而顏擇雅卻有不同的看法，因為圖書館借書規定2到4週就要還書，家長帶小朋友到圖書館去，可能就會一口氣借許多書，小孩子在這期間就要很快的看完，雖然可以訓練小孩看書的速度，但這樣也容易讓小孩在很小的時候養成走馬看花的習慣，顏擇雅認為這樣對小孩很不好。

顏擇雅強調，從圖書館借來的書，小孩對書本不太會有感情，想要小孩跟書有感情，家裡的藏書還是很重要的，也就是小孩本身要有個人的圖書館，如果想要培養小



### 3 | 4

- 3 國家圖書館是顏擇雅會使用的圖書館之一。
- 4 顏擇雅認為到圖書館借書是一個提高自己閱讀效率的方式。

孩深度閱讀、沉浸在一本書的快樂，還是要有自己的藏書。

顏擇雅更建議小孩的藏書還要經常篩選，真的非常喜歡的書，隨時無聊時就會拿出來看，小孩如果對書很有感情的話，一本看的滾瓜爛熟的書，就算看了 100 遍也不會厭煩的，所以要有自己的藏書，才會讓小孩對書本有感情。

而習慣持續購買外文書以及童書的顏擇雅，當藏書太滿時，就會重新整理書架，將多的書捐給圖書館，本身就是圖書館重度使用者的顏擇雅，知道哪些圖書館會需要什麼樣的書，例如英文繪本就會先捐給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，因為那裡有個兒童小小閱覽室；而國家圖書館缺的是中國的簡體書、外文書，所以有這類書籍就會優先捐給國家圖書館。

## 期待引介更多好書

外界總是好奇，身為暢銷書出版社老闆的顏擇雅，對於挑書有

何獨到的絕技？顏擇雅主要考量於臺灣的社會現在需要什麼？例如出版《教養大震撼》是覺得臺灣教育的方式、或重點方向需要改；《正義》是臺灣需要加強思辨的教育；出《世界是平的》則希望臺灣人能更重視中國及其他國家竄起的速度；選擇的每本書都是有感於臺灣當前社會所需要的，最近出的《西方憑什麼》也是希望臺灣人民能有國際觀、更了解世界的趨勢。

顏擇雅表示，塞萬提斯的《唐吉訶德》跟托克威爾的《民主在美國》這兩本書是對她做出版事業非常有幫助；《唐吉訶德》裡有許多讀很多書的鄉村貴族跟一位文盲農夫桑丘·潘薩的對話，這教她如何與一個知識、社經背景都不一樣的人對話；《民主在美國》則讓顏擇雅學習如何從一個社會歷史條件、人口組成來觀察一個社會。

大學主修比較文學、熱愛觀察社會需求的顏擇雅，對於文學的興趣很多來自於人情世故，顏擇雅表示，「親子教養讓我去思

考一個人的人格養成過程，以及背後的複雜度，而《愛還是錯愛》這本書就是我對於人格養成的一些看法。」🌀

## 顏擇雅

美國加州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學士，曾為《民生報》、《中國時報》、英文《臺北時報》、《財訊》、《印刻》撰寫專欄，曾獲梁實秋翻譯獎、金鼎獎雜誌類最佳專欄獎。每隔週五 15:10 -16:00 在 News98 電臺有固定時段《Joyce 時間》，目前在《親子天下》、《天下》撰寫專欄。2002 年創辦雅言出版公司。